



(一)

若干年后，已成为老太太的彩霞再想起十六岁那个夏天，依旧心潮澎湃。六十二年来，最让她激动的不是当初新婚洞房花烛，不是婚后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也不是父母双亲长寿健在，亦不是儿子们结婚时朝她跪拜的那一刻……

丈夫王建设吃过早饭后上班去了，彩霞把孙子、孙女送到小学校后回家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又来到院子西边给鸭圈里的鸭子添好食、倒上水，顺手给那些围过来的公鸡、母鸡撒了一把稻谷。黄狗也凑过来，鼻子在那些散落的稻谷上闻了闻，然后有些失望地抬头望着彩霞，摇动着尾巴。

彩霞转头进屋，端出剩菜剩饭，倒进院子角落狗舍前的不锈钢盆里。黄狗早就等急了，嘴巴伸进盆里，吧嗒吧嗒享用着早餐。一只白猫从屋里钻了出来，悄无声息地跑到彩霞跟前，喵喵叫个不停。彩霞伸出手，抚摸着白猫柔滑的脊背，那些鸭子、鸡和黄狗，只会嘎嘎叫，咕咕叫，汪汪叫唤，聒噪个不停，让人心烦意乱，只有这温顺的白猫，叫声柔柔的、嗲嗲的，让彩霞打心里喜欢。她顺手抱起白猫，揣在怀里，用手抚摸着白猫的头、耳朵、脖子。饭桌上有了昨晚吃剩的煎鱼，还有一条整个儿没动的。彩霞便端起菜盘，放到白猫跟前。白猫并没有像鸭子、鸡、黄狗那样急不可待地朝食物扑去，反而是小心翼翼地凑到菜盘跟前，望着整条的煎鱼，嗅了嗅，然后嘴巴才凑上去，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一样，开始细嚼慢咽起来。

鸭子、鸡、黄狗、白猫都吃过好喝了，彩霞又来到院子里。院子中间铺了水泥地，两边留了菜地。东边种的是茄子、豆角和黄瓜，西边种了辣椒、胡萝卜、苋菜。九月初的天气，热度不减，那些菜秧还旺盛着，只是枝上的果实在不断减少。胡萝卜缨子一片葳蕤。彩霞挎着篮子，摘了一把豆角，几个紫茄子，几根带刺的黄瓜，一把螺丝椒，顺手又掐了一把苋菜。

彩霞搞好菜朝堂屋走去的时候，忽然想到，几十年前的自己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十六岁那年，她初中没上完，就回家帮父母种地了。女孩子能种什么地呀，无非是帮母亲做饭，跟邻居婶子、大娘学学女红，左邻右舍都夸她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。

彩霞从屋檐下搬出一只矮凳子，坐在屋檐下，抬眼望着院子上方的天空。上午八点多钟，太阳已从东方冉冉升起，几朵棉絮一样的云朵在天上飘着，几只野鸟飞过屋檐，落到院子的墙头上，跳着，仿佛在互相倾诉着什么。一架飞机飞过，将天空划成了两半。

彩霞的脑子里，忽然就蹦出那个十六岁的姑娘，那个大名叫马彩霞，小名叫毛丫，马集村二组的心灵手巧的姑娘。

她正望着天空出神，突然听见屋里手机响了。彩霞起身，朝着家里一路小跑。她从床头柜上拿起正抖动不停的手机，熟练地用大拇指按了一下接听键。

“妈，家里还有小麦吗？我想周末回去，去磨房磨一袋面粉，我家没有面了。”

“有，还有几口袋，你爸爸给你留着呢。”

大儿子祥军一家生活在城里，不买粮店的面粉吃，每次都是从老家带磨好的面粉。每次回老家，带老家的面粉不说，还要从菜地里摘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苋菜带回去。儿子说，城里的青菜比肉还贵。

有一次，儿媳妇一块儿回来时盯上了彩霞喂的草鸡，不好意思跟婆婆张嘴，便让儿子跟她说，想逮一只鸡回去做地锅鸡，说是孙子早就想吃了。

彩霞心里生气，板着脸，她辛辛苦苦养的鸡，有感情呢。

“你家里有地锅吗？想吃了，带孙子回来，我做给他吃。”

祥军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妈，我们把鸡杀了，让饭店给加工。”

彩霞的脸色更难看了：“饭店做的比你妈做的还好吃？”

“不是，妈。过年我们带你孙子回来，到时候你再做地锅鸡给他吃，他现在功课紧张，这段时间就不带你回来了。”

挂了儿子祥军的电话，彩霞去关了院门，回到屋里。早几年，她用的是小儿子给她买的老人手机，去年祥军回来，新买了两部智能手机，给她跟老伴儿一人一部。祥军教她怎么用智能手机，教她买东西怎么用微信付款，还给她下载了短视频App，注册了一个网名，叫“乡村一枝花”。彩霞说：“我都是乡村老花了，可别叫这个名字，人家看了笑话。”

祥军笑着说：“妈，听我大姨说，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你们村里的‘一枝花’，叫这个名字名副其实。”

彩霞的脸有些红，有些发烫，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也有些害羞了：“你妈我啊，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一枝花呢，就是插在了你爹这坨牛粪上了。”

王建设当时也在一旁，撇了撇嘴：“臭美吧你。”

(二)

自从彩霞学会用智能手机，有事没事儿就掏出来翻看一下。她学历不高，看不懂小说，就刷短视频。你别说，短视频还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。彩霞在短视频里见到了以前看电视剧时喜欢的明星，还见到了几十年没见的老同学。最让彩霞激动的是见到了娘家村里的发小闺蜜，一块长大的姑娘们一个个都老了，都是儿女成了家，帮着在家里带孩子。还有一个闺蜜，在短视频里跳舞，她说这是在练习广场舞，准备练好了去村里的小广场上跟大家一块儿跳。

彩霞看得心动了，她戴上老花镜，捧着手机躺在床上一直琢磨到深夜。

那天，王建设去工厂上班了。王建设退休后在工厂看大门，中午不回家吃饭。把小儿子家的孙子、孙女送去上学后，彩霞回到屋里，偷偷拿出前段时间从街上买回来的手机支架，翻出小儿子结婚时给她买的那身大红色旗袍。这身衣服她只在小儿子结婚的时候穿过，之后再没拿出来过。

她换好衣服，来到梳妆台前坐下，看着镜子里六十二岁的自己，头发如果不染，早已经花白，眼角起了皱纹，脸上的褶子一道道。这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光鲜靓丽的毛丫吗？

她不禁有些伤感，梳妆台里有好几年前买的粉底，还有一支过期了的口红，那还是小儿子结婚前，她从街上买的。她打开抽屉，翻出粉底盒，拿出口红，决定今天好好打扮一下。她想起当初跟王建设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两家人家境虽然都不太好，没有高档的化妆品，但她还是把自己捯饬了一番。

她描眉、擦粉、涂口红，然后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嘴

角翘了起来。随后，她把手机放到支架上，调到延迟拍摄的状态，设置成最佳美颜，然后彩霞笑着一步一步朝着镜头走去，拍了有十几秒。之后，她选了一首歌曲《人这一辈子》作为背景音乐。视频做好，配好音乐，她看了好几遍，很满意，然后食指轻轻一点，短视频发布成功。彩霞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作品。她的娘家闺蜜，“粉丝”都好几千了，很多人在评论区夸闺蜜保养得好。

上午九点半发的视频，十点零一分，彩霞就接到了祥军打来的电话：“妈，您发的啥视频呀？赶紧删了吧。”

彩霞问：“怎么啦？光许你们年轻人玩短视频，不许我们老太太玩啊。”她有点生气，说完就挂了祥军的电话。

彩霞重新翻看了一下，没啥呀，自己没说话，又没啥出格的行为，怎么就不能发了。她惊喜地看到，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已经有好几百个人看过，而且有几十个人留言、点赞，有本村的，也有娘家村的。彩霞心里一阵激动。

十点半的时候，王建设打来电话，语气很凶，质问道：“彩霞，你干啥呢？你是在家里闲得慌吗？都黄土埋到脖子的老太太了，发那个视频干啥，不怕人家笑话？丢人现眼，赶紧删了。”

种完麦子去南方

王文钢



“您也可以去客栈、民宿问问，说您可以给他们打扫卫生，包吃住就行，这样就可以省下租房子的钱了。您别灰心，办法总会有的，您老伴儿知道吗？您可以跟老伴儿一起去啊……”

“我还没跟他说过这事，我怕他不同意。”

“老两口了，可以说说心里话。祝您达成心愿。”

彩霞关掉麦，心情十分激动，她准备等王建设回来，跟他好好地商量一下。

临近天黑，王建设回来了，彩霞张了张嘴，话没说出来。晚上吃过饭，她翻看她和主播的视频，播放量竟然接近几十万，光留言就有一万多条，她一条一条翻看，眼泪都出来了。

“从头听了，忽然就落泪了。”

“怎么联系这个大姨，我在西双版纳接待她，我还能给她提供工作。”

“没有接力的吗？助她完成心愿。”

“‘种完麦子，我就往南走。’这句话太浪漫了！”

……

王建设闻声过来问她怎么了，她边揉眼睛边说没事。

(四)

第二天上午，等王建设走后，彩霞收拾好家务，喂好院子里的鸭、鸡，黄狗和白狗，坐在十月初的太阳下，充满了憧憬。田里的玉米过几天就能收了，稻子也快能收割了，庄稼收好以后，就要种麦子了。俗话说，寒露两旁看早麦，种好麦子，村里人都该出去了。

彩霞这次没有翻看手机，她和主播连麦的事情也没敢跟王建设说，如果说，不知道王建设会不会笑话她。

她现在学会手机打字了，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心中的愿望：“我家在苏北，祖辈都种庄稼，每年守着一亩三分田，盼望着有个好收成是生活的全部。我看金黄色的无边麦浪，看过一片片绿油油结着‘棒槌’的玉米田。可这里的日子永远是日复一日的劳作，我想出去看看。我是个能吃苦的人，我想我可以骑着电动三轮车，买一顶帐篷，等到收完庄稼、种好麦子就出发去云南，过一个与以往不一样的温暖的冬天。要是没钱了，我可以去打工，或者支一个小摊，卖徐州烧饼。这是我埋在心里几十年的愿望，没跟任何人说过，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。爹娘虽然还活着，但他们走不动了，我想趁我能走动，出去转转，到西双版纳拍最美的风景回来给他们看看。”

半个月以后，田地里的玉米和水稻都收割好了，小麦也播完了种。收庄稼、种麦子那段时间，王建设没有去工厂上班。种好麦子之后，王建设还是没去上班。

彩霞有些纳闷，就问王建设：“麦子种好了，你怎么还不去上班，你请了几天假？”

王建设说：“我不去上班了，咱两个儿子的任务都完成了，今年的几亩地，收成还可以，咱俩都六十多了，不能再这么拼命了。”

彩霞有些意外，不知道王建设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王建设笑着问：“彩霞，麦子种好了，咱们一起去南方转转吧，我这辈子还没去过南方呢！祥军已经给咱们报了旅游团，过几天让咱们跟着出去转转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去你想去的地方啊。”

彩霞一下子愣住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。

“怎么傻了，我要与马集村二组心灵手巧的毛丫小姑娘，共同去完成她十六岁的少女梦啊！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彩霞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。

“我可是一直关注你的忠实‘粉丝’啊。”说着，王建设打开了她和主播互动的画面。

彩霞的眼窝不由一热，泪水刷地一下溢出眼眶。她抿了抿嘴唇，心一下子融化了似的，感到无比温暖……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2024年11月24日下午，从手机上突然看到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：叶嘉莹先生溘然逝世，享年100岁。叶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、教育家、诗人，是我崇敬的长者。我曾有幸与叶先生见过一面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能够有幸见到叶先生，缘于叶先生的亲炙弟子魏垂谷先生。大学毕业后，因为喜欢文学，2009年春，魏先生参加了南开大学文学系诗词培训科目学习，成为叶先生身边的一名学生。之后，他常听叶先生关于古典诗词的吟诵讲座，聆听教诲，请教其对自己撰写诗词的意见，并受邀先后参加了“叶嘉莹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”“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”“《为有荷花映我来——叶嘉莹在南开》座谈会暨贺叶先生百岁寿诞”“迦陵学舍落成庆典”等活动，从而与叶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
因为我喜欢文学，常与谷叔见面交流，而我对诗词的热爱，对叶先生的仰慕崇拜之情，谷叔记在了心里。她现在学会手机打字了，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心中的愿望：“我家在苏北，祖辈都种庄稼，每年守着一亩三分田，盼望着有个好收成是生活的全部。我看金黄色的无边麦浪，看过一片片绿油油结着‘棒槌’的玉米田。可这里的日子永远是日复一日的劳作，我想出去看看。我是个能吃苦的人，我想我可以骑着电动三轮车，买一顶帐篷，等到收完庄稼、种好麦子就出发去云南，过一个与以往不一样的温暖的冬天。要是没钱了，我可以去打工，或者支一个小摊，卖徐州烧饼。这是我埋在心里几十年的愿望，没跟任何人说过，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。爹娘虽然还活着，但他们走不动了，我想趁我能走动，出去转转，到西双版纳拍最美的风景回来给他们看看。”

机 会 可 遇 不 可 求。巧的是，筹备迦陵学舍落成典礼之时，谷叔为表达对叶先生的敬重与感恩之情，寻访多日，在灵璧专门请得一尊灵璧磬石，想作为礼物相赠。谷叔邀我一同护送灵璧磬石赴天津南开大学。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能错过，便欣然应允。

2015年9月12日一大早，天气阴沉，细雨霏霏，我和谷叔一行乘坐面包车在灵璧县卧龙阁奇石馆装车出发直奔天津。因为车子载重石，加上雨天路滑，不宜高速行驶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到达南开大学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，雨依然没有停，且越下越大，叶先生的工作秘书可延涛教授已经等待多时。在学舍东门入口玄关处安放好磬石已过午夜时分，秘书还是热情地安排了丰盛的晚餐，并告诉我们，明天上午九点，先生将来学舍与我们见面。这让我兴奋不已。

13日早上，雨过天晴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。饭后，我们早早便在学舍门口等候先生的到来。九点钟，叶先生带着她的助理张静教授、秘书可延涛教授等来到学舍，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，握手寒暄。只见叶先生戴着黑边框眼镜，饱经风霜的面颊略泛红晕，眼睛深邃、明亮且有神，全身着黑色素装配黑白相间的马甲，披白色镶黑丝巾，简约大方。我初次与先生见面，丝毫没有距离感，觉得她待人既亲切又随和。谷叔向

先生问好，说灵璧磬石昨晚已请至学舍，叶先生点点头并致谢意，邀我们到学舍客厅就座，我忙不迭地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美好而又珍贵的瞬间。

叶先生让谷叔分别介绍我们几位，她充满关切地询问我们的职业，对诗词的喜爱。她自我介绍说，出身书香世家，青年时期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接受了顾随老师的教化，一生经历坎坷磨难，对古典诗词的喜爱与执着，成就了她终身从事的诗教事业。她声轻语慢，心存感恩，对未来又满怀信心。她说，古代伟大诗人在理想、志向、人格品行方面对她的影响，是她前行的动力与方向。她嘱咐我们，做任何事情，都要从喜欢和热爱开始。与先生面对面，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课堂上，感觉是那么温馨。之后，秘书安排叶先生欣赏一下灵璧磬石，我们一同来到玄关处，听谷叔作详细介绍。

这一尊磬石，冠名“千秋大叶”。磬石天然玉成，秀丽典雅，其声、形、质、色、纹、透、皱、意俱佳，磬石外形像一片大树阔叶。石高120厘米，厚46厘米，宽100厘米，上首有柄突出，长约15厘米，中间通透空心，石面布满曲曲弯弯的经千万年冲刷而成的水流印痕，观之赏心悦目，又美化了学舍环境。磬石下托台，高80厘米，长120厘米，宽60厘米，由进口红木做成。磬石底座选用檀木制成，质地坚硬，雕刻有荷花、莲叶、莲藕和鸳鸯戏水图，既美观大气，又彰显尊贵。

这一尊磬石，形体寓意叶先生一生坚守、从事的诗教工作，是惠及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，其本身的质量，寓意叶先生一生为人谦逊、虚怀若谷、心胸开阔，历经苦难而磨砺出的坚毅、坚韧与坚强的品格。

叶先生听了介绍，连连称“好”，并高兴地与我们合影留念。

随后，在秘书的引导下，我们与叶先生一起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学舍内外的布置，院外墙壁雕刻有汪梦川老师撰写的《迦陵学舍题记》，院内景观月亮门两侧，有叶先生与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唱和诗句对联“人世已拼愁似海，逃禅不惜隐为名”，横批“迦陵”。我们边走边看了工作研讨区、文史资料珍藏区、休闲景观区、生活休息区等。叶先生不时地向秘书、张教授、询问并商讨学舍落成典礼筹备与资料陈列情况。

和叶先生在一起，不知不觉已两个多小时，我和谷叔几个人都觉意犹未尽，但又不能耽误叶先生的宝贵时间，遂主动与先生道别。如今，叶先生已远赴天国，与她的这一次见面，将会温暖我的一生。

饰、花坛、游船码头等，独具风格的桥梁也修葺一新，素朴的海河俨然成了天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自古以来，人类逐水而居。一座城市，无论大小，如果有江河流过，就有了灵气，有了精气神。人作为大自然之子，一旦有了水的滋养，就会生机勃勃、春意盎然。

书斋本容易单调枯燥，但依水而居的书斋，却活灵活现。背靠书架，眼望海河，有时竟有灵感光一现。大学毕业20年后，我竟能一步迈进儿时就向往的天津，而我的恩师汤吉夫早在我毕业不久就调入天津师大任教。汤

老师作为小说家，曾任三届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，参与评选过多次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。

我来到天津以后，常去看望汤老师。年近八旬的老师青春不再，但他的藏书却越来越多。老师还送给我他的小说作品集《知识者生存》——这是由一部长篇、七部中篇和十四部短篇组成的小说集，还签上了“纪鸿存念，汤吉夫，2016年9月12日于津门”的字样。我把这部60万字的大书放进自己的书橱里，仿佛是老师时刻在督促着我抓紧写作，努力前行。

2017年11月19日，汤老师遽然离世，他的学生悲痛万分。后来，汤老师的儿子把老父亲的全部藏书献给我的母校——廊坊师范学院，学院为此专门设立了“汤吉夫文学馆”。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的书房，变成了一座永久的文学馆。汤老师的藏书和他写的书、他发表过的作品的刊物原件、手稿以及大量照片等资料，都成为文学馆的珍贵藏品。这里收藏的是一位教授爱岗敬业的真实记录，记载的是一个作家辛勤耕耘的足迹，它将激励着学子们更加勤奋地读书。

回过头来再看我的书房，我